



15
1125
8



門 15
號 1125
卷 8

漢書第十一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張湯傳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

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皆有事字史記通典同師古曰為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

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加奏字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

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



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遠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為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為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並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正作謝絕弗復為通

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刪有字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允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
為旨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
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
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
謂欽為旨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
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
為旨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
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為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
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為佚
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為之治上文策曰當
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
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關雎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漢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
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
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
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
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
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
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
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馮衍顯志賦亦云美
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
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
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
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
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
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

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

云云凡二十一字舊本竝誤入下文共匿善馬殺漢使

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師古曰母

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

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入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入

字今依史記刪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贖元孫叩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

曰趙將司馬叩是知為武臣之將也劉放曰此言當始

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案蔽通傳

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即武臣也此秦

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始皇之

時叩安得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

輒生異說謬矣

糲梁

糲梁之倉藜藿之羹念孫案梁當為梁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

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為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鶚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為業相對為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

案蘇林曰而猶如也見文選注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

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文選張銑注曰而如

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

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

選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曰倒用字於而字

下甚順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

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夙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

不與能夙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夙

耳念孫案不與能夙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

云與許也不許其能夙節則無比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

無比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夙不如能夙節者

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夙不與夙王

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比字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

不能與夙節者比比既

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揆蓋
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
與字顏訓為許李訓為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
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
能夙節者特謂我罪固當夙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
同義夏小正傳曰獮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
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與之室何也與之
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
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夙節即不謂能
夙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為謬矣與字顏訓為許

李訓為如若於句末加比字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
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
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其後
字或作抵音義竝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
者氏譌為且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因譌為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彙祗侯
陳銘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祗水首後人又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祗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
改為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己篇宋桓司馬
抵罪出亾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見史記杜集解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罪為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為容容糞土之中則為不詞函當為𠂔𠂔本作𠂔形與函相似因譌而為函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函於糞土之中函又函之譌說文𠂔小阱也今經史通作陷廣雅曰𠂔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堅無𠂔潰而狹頌刻𠂔確鬼其字皆作𠂔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𠂔糞土之中若非譌為函則後人亦必改為陷矣

𠂔者墜入之謂

玉篇陷墜入地也

故曰𠂔糞土之中猶僖四年

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

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韋注曰函入也函亦

𠂔字之譌故韋訓為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說見

經義述聞

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𠂔

云𠂔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𠂔之譌𠂔𠂔聲相

近故鄒誕生本作𠂔裴駟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

中𠂔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𠂔吾中史記之𠂔及士

大夫及此傳之𠂔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為函後人多見

函少見𠂔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斲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謚宐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宐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竝作宐曰悼漢紀作宐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

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即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竝作井水竭漢紀同

母桐好逸

母桐好逸母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

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

案桐字若訓為輕脫之貌則母桐好逸殊為不辭今案

史記三王世家作母桐好佚佚與逸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

好佚樂馳騁弋獵是桐訓為長也桐為長久之長亦為長大之長論衡齊世

篇曰上世之人作桐者假借字耳桐與桐古字通楊子

咸曰桐桐之為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

而不釋桐字

庸身

夙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夙當自去不如他

徭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徵庸二

篇庸作用舉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
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
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夙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如師
古說則當以夙不得取代庸為句大為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
側言之左側當為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
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竝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為七見史記秦始
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

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
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
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瘴熱

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也念孫案訓瘴為
黃病則瘴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瘴者盛也
周語曰陽瘴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憚又作憚大雅

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瘁作憊爾雅釋詁注
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瘁人今本瘁作憊
曰逢天憊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憊矣言威之
盛也說見秦策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憊熱高注曰憊讀曰
亶亶厚也義與瘁熱亦相近瘁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溼
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曰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
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為
引疑後人熟於曠曰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
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

彌久彌亦長也說文作彌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為聳
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聳或作竦文選海賦莫振莫竦
李善曰竦動也章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
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借字耳故
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
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

已出未逾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險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即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為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入視之 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即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為內故謂入室為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淮後庭之室也

南傳云閉大子使與妃同內鼂鎔傳云家有一堂二內

皆是也其他書謂室為內者甚眾具見經義述聞子有廷內下太平御覽職官部

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縮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

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
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
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
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
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
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

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
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
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
賦注引此竝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
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
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
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畱久諸侯
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
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
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

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絰絰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絰絲結也楚辭九章曰心絰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搆於胡搆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絰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屢隨畜屢居則爲不辭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今虜亾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晉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荐字皆不訓爲屢師古訓荐爲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

斯為誤 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菘則菘是草也服言是
證矣 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
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
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
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
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
皆古人謂草為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念孫
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

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
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
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
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
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
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
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
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聖主得賢臣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淳曰若以彗掃於汜灑之處也見文選注師古曰彗帚也汜

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

其易念孫案如顏以彗為帚汜為汜灑地則彗汜二字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掃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彗汜與畫塗相對為文彗者掃也汜者汚也謂如以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掃也班固

東都賦曰戈鉞彗雲羽旄掃霓是也彗或作箒被乘七

發曰凌赤岸箒扶桑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掃扶桑李善

以箒為掃竹非是辯見文選是彗為掃也方言曰汜滂也滂與汚同廣雅汜汚

也自關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旂塵埃之外礪焉汜而不俗是汜為汚也

乘旦

及至駕齧却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曰

曰駕則旦至故以為名引之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曰

二字甚為迂曲今案乘旦當為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

同駟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駟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

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駑羸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駿馬也乘駟即乘且爾雅樊駟也樊光孫炎本樊作將駟作且駿馬謂之乘駟亦謂之繫駟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繫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繫駟之為煩且猶乘駟之為乘且是駟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直故與輿為韻張讀為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駮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

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為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皆其證也凡從彖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說文隤下隊也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潰遂也白虎通義曰櫜之為言遺也說文櫜或作櫜史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圍陳外嚮皆其例也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駮遺風楚辭

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旣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卽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脩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

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齋號鍾

放獵

數從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爲旂獵字之誤也旂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藝文部八此卷游改游爲放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游獵

蠻荆

南不過蠻荆又下文詩云蠢爾蠻荆念孫案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荆段氏若膺詩

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荆蠻來威案毛云荆州

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荆蠻傳寫誤倒之也念孫案今本毛傳云

蠻荆荆州之蠻也蠻荆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此正作荆蠻荆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荆

楚荆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為荆蠻韋注荆州之蠻

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

之夷也可證荆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荆李善注

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

坳為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

之功毛刻不誤注文盛本譌倒作蠻荆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

也文選王仲宣誅遠竄荆蠻注引詩蠢爾荆蠻亦誤倒

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

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

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

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

臧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太毛

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

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

不當倒言蠻荆也楊雄楊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

翩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為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

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

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即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為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為八郡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即此亦

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

脫其一耳八郡當為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為儋耳

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漢紀孝元紀亦

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眾十萬征南越

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為九郡

案通典制上亦脫南字又韋元成傳南滅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為

九

無以為

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為不

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為語助耳曾子問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
之為為是助語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
凡言無以為何以為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言此書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為何
以伐為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為言雖
多何用也為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攽曰之行字

日知錄曰以劔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
謂藏為去音舉字蘇武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師古

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劔割肉即懷肉去此
云以劔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
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
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
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倉物部
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為衍字是
也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徵行始出念孫案徵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竝作上徵行始出文選而京賦注東京賦注答魏太子牋注引此竝作武帝徵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為徵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固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為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言行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尚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

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為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為捐字之誤可知

囿圍

囿圍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囿作圍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為圍矣說文圍圍圍所百拘

臯人也圍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圍圍之

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囿圍而免刑戮其字

竝作圍中白韻十三大十二太平

楊胡朱梅云傳今本

且夫歿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

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歿也既言

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為眾祭義曰眾生必歿歿

必歸土故曰歿者眾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眾之為終

借字耳古字多以終為眾說漢紀正作眾生之化

見經義述聞祭法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歆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夫侯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侯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並作斷侯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執陵

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執陵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後文執陵於君而行而服注以爲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矣

亾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亾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

亾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亾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亾益於時蓋涉後文亾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

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一

漢書卷之十一
 去百字不半其第...
 可以...
 漢書卷之十一

漢書弟十二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以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念孫案太宗當為大宗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御衣當為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先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蒙賜東園祕器光蒙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蒙給東園溫明祕器

亾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亾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亾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亾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亾論衡問孔篇作無無與亾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是書已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
無言不讎之讎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
讎焉注讎猶對也律麻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
也鄭德曰相應為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
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
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
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為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
讎有功則讎當訓為等不當訓為對故師古曰言其功
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

訓為等者異義至所引律麻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
矣帝賤良賤其論對讎之念孫案良賤麻字之對今去

十匹

上迺賜福帛十匹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
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為千匹通鑑作十
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
十四引此竝作千匹漢紀同潛機聲乘輿車制馬階
貴者奉上未起明且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
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而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

八引此竝作土臥未起漢紀同太平御覽人車陪五
且土奉車念孫案未賦土御字賦無何字限
 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
 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
 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
 此竝作賞為奉車都尉建駙馬都尉為于馬賦卷十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即視字之誤今作
 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

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亾所信鄉

義渠安邦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
 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
 玉等恐怒亾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亾
 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
 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
 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
 念孫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為
 怨字之誤也呂氏春秋長攻篇財匱而民怨韓子六反
 篇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今本怨

字竝誤作恐

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書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

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

謨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尙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叩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叩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倉念孫案今當為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倉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
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會貨二作今亦後人以
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拜小拜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
往擊久畱得亾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拜擊我其意常
恐今兵不出得亾變生與先零爲一充國奏曰校尉臨
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雖其前辭嘗曰得亾效五年宜亾它心不足以故出兵
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

疑事也

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周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竝曰故事也

宣

帝以單拜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單
拜雖有前言而旣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
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
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傅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
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
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

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
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擊之力超踰亭樓又
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
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
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
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擲也投石猶言投擲
擲亦投也廣雅曰擲投也石擲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
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擲也史記刺客傳荆軻引
其匕首以擲秦玉燕策擲作提
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卽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
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

超也

信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曰距躍超越也
呂氏春秋悔過篇注曰超乘玉踊車上也且與距

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

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爲以石投
人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
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南取安息南排月氏
山離身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爲
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
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亾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念孫案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郅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郅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郅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亾則無所之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離敗聖與字並作離顏氏家訓形與離相似因誤為離書論篇離則配禹正謂此也

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離走而是已不輟也雖或作離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離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離字謬矣漢紀正作郅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晉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句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事二字統下文而言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攷異曰小顏解行事為滅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念孫案行

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見秦

風無衣傳往事卽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

事漢紀改行事爲近事近事亦往事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然則行事爲總

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爲句則大爲不詞通典

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以行事屬上讀而改其文云錢以

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亦爲顏注所惑

顏說爲是劉說爲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

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

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卽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

事也史記自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淡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

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

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

傳云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

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

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

書亦有之案劉說是也論衡一書言行事者甚多皆謂

往事也其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

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

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儒林傳云因魯春

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

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敘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漢日會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行事占驗皆謂吉凶已然之效即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為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

故事也又云故事句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

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

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念

孫案奔當為焱字之誤也焱逝言如焱風之逝司馬相

如封禪文云武節焱逝是也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

收電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雷動焱至星流霆擊曰焱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

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

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與師焱逝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
通鑑漢紀二十五同念孫案盛當為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
山之西又云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
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人
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稜文
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干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

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為竝竝皆也謂丞相以
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
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
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
上脫為字為子為反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
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

有爲字

生怨

吾既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通鑑漢紀十七同宋

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會酒

定國會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淳曰會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會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會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會字作飲字失其真

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會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其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真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會遂以會酒爲喜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會部八藝文類聚會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會部一引此竝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竝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
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
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
毋有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為興舉眾事非
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為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權譎自在念孫

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為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
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
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
則多驕驚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為然也俗字
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
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
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子下脫弟字當依
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廢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
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二十
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軒日

白虹軒日念孫案軒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
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軒音干此望文為音也說
文玉篇皆無軒字莊子秋水篇還軒蟹與科斗釋文軒
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軒字有寒
音而無干音集韻軒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

犯也蓋為師古注所惑

推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
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
念孫案推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推辱宰相遂下
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
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
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推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
坐推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志四之二十二

七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

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憤憤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眾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眾多也豳風七月篇采芣祁祁商頌元鳥篇來假祁祁傳箋竝曰祁祁眾多也犬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亦同也

厲其庶百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卽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紀作繼太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太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

許嘉等奏議所本，曰：賞賜不受，德不其味也。此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獫狁

獫狁最彊，宋祁曰：狁，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狁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敘傳，並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獫狁，獫當作獫，小雅采芣釋文云：獫，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為獫狁，所逼釋文作獫允。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衰，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衰，顯。漢書攷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為不，不可為可，此當言豈不，亦語急而省文耳。朱子文疑當為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為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有美材如此，其宜衰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與其同義。

然

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蓐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二，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竝作醉歐丞相車茵。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皆有茵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己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己字本同。鄭注考工記云：己，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為己之僭字，故改以熱為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陳禹謨改以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竝作未可以熱為大。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

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卽是車故刪去車字不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卽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御物謂天子所服會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王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儒林傳曰劔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

求耳徐錯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為治

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瘥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瘥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尚何道則與下文瘥於彼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

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爲

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卽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攷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天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

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月改歷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枵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麻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歷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

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期，亦不得以為大歲超辰。且大陰為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為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為主歲之大陰，即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為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楊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

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陰建於甲戌，其為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為歲後二辰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為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氏攷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甲戌，即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竝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

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威威

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威威二字無注念孫案威讀為感感感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為威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為威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公羊傳蓋以操之為已威矣今鄭注威作感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威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感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畱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為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畱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為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為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其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為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為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為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

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為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為掾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誤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特之俗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笏通鑑漢紀十九同念孫案司馬千人皆官名見百官表荀悅漢紀作假司馬十人非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係傳篇同尚書大傳云夫

人鳴佩玉於房中見召南小星正義皆做書所本也漢紀正作進退則鳴佩玉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縱欲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念孫案縱欲當為縱恣縱恣二字即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為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為慾又譌為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
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
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
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
作韋古文尙書酒誥薄韋稜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
見釋文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尙書改韋為違故又改注文
耳

立不動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
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
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竝作尊立不
動漢紀同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疆禦

不畏疆禦師古曰疆禦疆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
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疆也
說見經義述聞曾是疆禦下

今日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即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眚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

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

反直讀曰值念孫案師古以顧為顧念直為值遇皆非

也顧猶特也凡漢書中顧字在句首者如張耳陳餘傳顧其勢初定顧為王實不反韓信傳顧王

策安決顧諸君弗察耳顧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為特師古皆訓為念非也他篇放此直繩也言

我與穉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繩耳說卦

傳曰莛為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廉隅淮南繆稱篇曰行險

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

為直故直亦訓為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

即準繩也直為準繩之繩又為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

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

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遠伯玉直己而不直

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

魚澤障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上以林芻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侯念孫案敦煌之

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為效穀縣此云魚澤障侯者仍

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雋郡上

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

通鑑漢紀二十七同

言字上言一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

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

蕭望之傳

洽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念孫案古無以洽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洽平當為洽平字之誤也王嘉傳以致洽平即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即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

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則敵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淡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為句非也懷當為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淡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德為句終不坐為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德終不坐是其證

其

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中山策與不其

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今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五引此竝作今

進退

參爲人矜嚴好脩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竝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今案方卽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竝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兒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踧躅

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爲謹敬也廣雅鞠躬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鞠躬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刪念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竝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徼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

殊為不辭設當為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
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
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晉
序善謀篇並作沒利
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韋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
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
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
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
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
別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
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
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
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
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
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
歸誠三字下屬為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

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奸忠直

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為忠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為直之文今本訐誤為奸又脫為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擁佑

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

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為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為右而

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簡切大手

相左也大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大相左也從力工爾

徐鍇改為手相左助也尤非今訂正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勸也左右亮也

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

竝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為古

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士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

案可甲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美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晉潁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

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徙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辯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竝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傳喜傳

皇太子

皇太子帝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太子帝得進見正對上文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太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太子帝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太子通鑑同元后傳

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帝復進見

子嗣

喜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侯傳喜薨侯勁嗣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賦念孫案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

手傷

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況首為惡明手傷人相對為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者為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瘡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癩者律謂之痕瘡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痕音侈瘡音鮪念孫案正文之瘡人本作

痕人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兩痕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痕言瘡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瘡瘡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痕字非釋瘡字也師古曰瘡音鮪自爲應注瘡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瘡字而改痕人爲瘡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瘡毆傷曰瘡是瘡瘡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痕人爲瘡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竝作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痕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泥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嫛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嫛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嫛也念孫案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況私亂而莽矯元后詔賜之歟故主怒曰嫛何爲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以且嫛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閒步

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成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交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說見史記魏公子傳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癍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技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技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竝作用卿

尙相得舛

匹夫相要尙相得舛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尙相得舛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尙得相舛

翟方進傳

大都授

侯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犬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園壞都竈師古注都竈烝炊之大竈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

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為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為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

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為句此效經文

志四之三
之子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為句奔與賁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為奔走傳為傳近亦用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

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

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其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

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

日亦惟宗室之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

俊民之表儀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

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尚書

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

獻為儀郭璞爾雅音曰軫音儀說文曰軫從車義聲或

作讎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

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漉黎儀即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即古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為不詞矣班固寶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為念說文念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令色即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尚書秦誓惟戢戢善諛言今文作惟譏譏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埒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譏譏善埒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譏譏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譏譏讒言貌也引書曰譏譏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譏譏

善靖竝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譏譏者乎賈逵注
曰譏譏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尙書曰惟譏譏善靜言
是靜言卽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
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

羣鴈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斲頭
引之曰鴈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鴈古謂鵝爲鴈說見經
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
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
而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
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尙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
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
記耳

則不淡察

陛下則不淡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
雨之灾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淡察若不淡
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變改

如使危亾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
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
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改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
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
言火燎方熾甯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
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
詩作能或滅之非謂甯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

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褒
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

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能
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
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
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
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
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
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
子河陽姑宓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

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鳩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

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甯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甯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甯亦甯此依毛詩改也乃也鄭箋誤解甯字說見經義述聞甯或滅之下

炮烙

榜箠磨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今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記殷本紀

建治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爲建議効治此曲爲之說也建當爲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隸書建字或作逮見漢北海相景君與銘郎中鄭固碑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媼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媼出之具師古曰媼亦惰字耳惰出惰游也宋祁曰姚本媼作媼音又耦也蕭該音義亦作媼音侑念孫案媼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強訓爲媼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媼出說文媼耦也從女有聲讀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媼出者耦出也車馬耦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閔免遁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容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媼出之具也媼與媼字相似世人多見媼少見媼故媼譌爲媼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眾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

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會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竝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又匈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

字。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字，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係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駟乘奉車，卽御屬車三十六乘。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

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唐林數上疏諫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証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証靖郭君言永所諫正者唯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淡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淡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隩乃書異書大傳壇四奧鄭注竝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已辯之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

居四隩韋注云隩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厓內為隩釋文鳥到於六二反隩與奧亦同義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妣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文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學宮

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

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
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脩治學官
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脩起學官注曰學官
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
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
改官為宮藝文類聚職
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竝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
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
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
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
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錯去不字予據顏注去
之為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
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
疎相錯為國計便便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
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今不宜
置異姓大臣持
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不
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疎故曰宜令異
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

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以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炎祿大夫龔勝 勝獨以為

事下將軍中朝者炎祿大夫孔炎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炎祿勳馬宮炎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

字依漢紀補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

劾嘉之上不當有炎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為上當有炎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炎祿大夫龔勝獨以為不然故師古曰孔炎以下眾其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若劾嘉上有炎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為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為衍文反刪去下文之炎祿大夫龔五字斯為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炎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

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炎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太后其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卑也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竝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木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才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竝無此論至宋而

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為傳但曰其先會采於楊因氏焉
楊在河汾之間攷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
晉羊舌肸會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會我亦稱楊石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即楊侯國說左傳
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
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啟
臨淄侯之歎笑修語正可為辨偽之一證矣作偽自序
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
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
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

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拜於
晉因為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偽自
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
姓從手者偽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
毛本揚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為
揚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三志趙充國
谷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
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
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
汪本毛本從木者尚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
碑云君之孟子有楊島之才島即雄之子也而其字從
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反離騷

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載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稽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

書鈔藝文部八

陳禹謨本加離字

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

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

反騷

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騷則吳所見本尚無離字

畔牢愁

又旁惱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為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為憫廣韻憫力求切烈也廣雅曰烈烈憂也是憫為憂也集韻憫慄憂也外戚傳憫慄不言師古曰憫慄哀愴之意也義竝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

故與鬪通，牢愁，愚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駮，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道也。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尚遠。

埃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

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埃慶雲也。埃，慶雲而將舉，本作

慶，埃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為羌而妄改之耳。

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

高慶而不可虜，疆度敘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竝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埃

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

雲，則慶為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頽而墮榮，張晏曰：慶

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汪文盛本如此。監本改亦為讀非是。亦者，承

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

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

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鸚鵡

引之曰杜鵑一名鸚鵡一名買鵲一名子鳩鸚鵡一作鸚鵡一作鸚鵡楚辭離騷恐鸚鵡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王注曰鸚鵡一名買鵲常以春分鳴反騷徒恐鸚鵡之將鳴兮服虔曰鸚鵡一名鸚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謬也見文選思案服元賦注意蓋謂春分之時眾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為五月始鳴之鸚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為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為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為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鳩爭鳴而眾芳歇絕可無

以春鳥為疑矣况鸚鵡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為

可據玉篇鸚鵡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鸚鵡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

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鸚鵡音於絹是鸚鵡同聲也子鳩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鳩華陽國志作子鳩子

鳩之為子鳩猶鸚鵡鳩之為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鸚鵡為子鳩也而師古

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鸚鵡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將

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鸚鵡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鸚

鵡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此皆於王服兩

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為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鸚鵡春

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鳩

抔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鳩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鳩而鳩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鳩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鳩卽

因注內鳩字而誤

雄鳩善鳴故曰雄鳩之鳴逝兮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鳩則

非其指矣備考諸書亦無雄鳩之文

于京不察且并改注文之雄鳩為雄

鳩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鳩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獯狂凡八神也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楚辭九歎

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鳥眴

柴虎參差魚頡而鳥眴師古曰頡眴上下也眴胡岡反
文選李善注云頡眴猶頡頏也念孫案眴者眴之譌眴
字古讀胡岡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眴與狂為韻故俗為頡頏之頡不
知何時肉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眴字矣
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眴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
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為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
壇曼殊為不詞今案唐者廣大之貌唐其者形容之詞
既言唐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
離乎慘纏矣說文曰唐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唐蕩蕩也
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唐為廣大之名

進進

進進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
往往脩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
善注曰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袂振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袂振服虔曰袂中央

也振屋栒也師古曰栒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栒字俱無央

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栒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栒當作央今作

栒者因振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因而誤者如璿機之為璿璣鳳皇之

為鳳凰窈夕之為窈窕展轉之為輾轉蓑笠之為簑笠畎畝之為畎畝皆栒振之類也振與宸同

說文宸屋宇也即服注所謂屋栒也鄭注士喪禮曰宇栒也即今人所謂屋檐

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振

與上榮相對為文則央字不當作栒服虔訓為中央則

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栒於兩反則所見本

已譌作栒矣西京賦曰消霧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

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不当作栒益明矣魏都

賦旅楹閑列暉鑿栒振張載曰栒中央也則其字亦必

作央今本作栒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栒栒梅也於京切

玉篇於兩切此即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

無涉集韻栒屋中央也則為誤本漢書所惑矣

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

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

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

今案和讀唱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南天文篇

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

作生辯今本脫不字故為和

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辯見淮南

此和字讀和睦之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

繆與穆同和穆調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

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

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唱和以律管言之則變

宮為和變徵為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為和少商

為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

牙之調琴也

燿訛頤麟

炎感黃龍兮燿訛頤麟師古曰言炎炎燿盛感神物也

訛化也燿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燿

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炎也爾雅釋草釋文說

文曰燿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讐跖覓負沚河靈鬻賜爪華蹈衰服虔

曰沚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沚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

衰山也宋祁曰江鄰篋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

襄山楊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

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

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

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曠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竝無曠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踴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沚為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沚字之音則衰曠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沚同字故晉灼訓沚為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沚同字故服虔訓沚為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跖龜負沚負沚卽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沚字從彡得聲古音在諄部沚又為災沚之沚漢

書孔光傳六沚之作宋祁曰韋昭云沚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沚戾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沚音戾案韋昭音持軫反則在諄部服虔音戾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氐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

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氐之字亦與從彡之字相通曲禮眡於鬼神鄭注曰眡或為祇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祇自疢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卽自疢是其證也然則負沚之沚古讀若坻故與衰為韻若改衰為曠則與沚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曠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曠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曠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曠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為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竝作衰而今本皆作曠

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正義尙作衰音色
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襄
字正作衰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竝作襄恐亦
後人所改

駮服

麗鉤芑與駮尊收兮服元冥及祝融宋祁曰駮字可刪
服字當作駮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芑與尊收所謂兩
服上襄也駮元冥及祝融所謂兩駮鴈行也顏注麗竝
駕也是釋上句駮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總釋
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駮誤作服而上
句又衍一駮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
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爲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
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
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言伏羲神農豈有後
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皆

蓬蒙列皆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曠目裂皆

泰族 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
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竝作列內
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良九三列其黃大戴
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
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
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
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耀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
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焯焯明也光焯天地猶言光

耀天地也說文焯明也引鄭語焯耀天地今本焯作淳
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炎昭四
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焯淳純古竝通用敘傳
黎淳耀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爲美亦失之太
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
明也

沈沈 噉噉中

沈沈容容遙噉噉中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
反文選亦作沈沈念孫案蕭本是也沈容雙聲字謂禽
獸眾多之貌也上文萃從允溶文選亦作沈溶李善曰

沈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沈溶淫鬻沈，以水切。今本水譌

作永據上溶音容是其證。沈沈草書相似，故沈譌為沈。

林賦注改屬沈反。今本沈譌為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沈矣。

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口之上下名

為噓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吐舌於紉罔之中也。

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紉古絃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

為噓則噓序紉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噓吐舌以

曲通其義，始失之迂矣。余謂噓讀為窮極倦紉之紉字

本作御，又作御，方言曰：御，倦也。倦與說文作御韻並其

虐廣雅曰：疲羸，券御極也。券亦與倦同，御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

如傳子虐賦：微御受詘。郭璞曰：御，疲極也。上林賦與其

窮極倦，御驚憚，讐伏。郭璞曰：窮極倦，御疲憊也。然則遙

噓序紉中謂禽獸皆遙倦御於羅網之中也。作噓者假

借字耳。御噓並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雜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

竹槍纍為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

纍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

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

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督陸皆宮
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陸中外則
木擁槍纍以為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
待所須分儲胥為二義已失之迂若黃說以儲胥為宮
館名則與以為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擗邑

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噫之噫師古曰
擗舉手擬之也文選擗作擗李善曰蒼頡篇曰擗拍取
也鄭元禮記注曰擗之言芟也禮器有擗而播也注字林曰擗山
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擗并也音芟念孫案擗當

從韋本作擗玉篇廣韻皆無擗字蓋即擗字之譌

平不隸險

故平不隸險安不忘危服虔曰隸棄也師古曰隸放也
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險於義
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
始明矣今案平不隸險安不忘危隸亦忘也隸讀曰隸
廣雅曰隸忘也又曰隸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隸
緩也是隸與隸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

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寶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為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寶乃以空盡無物為赤引赤地赤貧為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五剖

往者周圖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一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竝為戰國宋祁曰剖韋本作幅匹力反念孫案文選亦作剖剖與幅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幅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副玉篇幅副竝音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圻不副正義曰圻副皆裂也引曲禮為天子削爪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為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為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替力反義訓剖發後之學者但以為副貳字讀詩不圻不副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乃以朱點發副字矣副與幅同音而俱訓為判故韋本作幅若本是剖字不得與幅通矣且結逸七為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為一韻

古音在 職部 若改副為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拆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引史記作拆臨而生郭注海內經引啟筮曰鮫夙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極之於羽山副之以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

纆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范望注是

徽為束也支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也今本徽譌作制應劭

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今本譌作束以繩徽弩之則舊

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徽乃訓為繩耳

雀 鳥 乘鴈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鳧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鳥字有通借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為鳥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鳥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

雲借鳥為鳥淺者因改厓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鳧為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澥之島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鴈為四鴈非也雙鳧當為隻鳧乘鴈隻鳧謂一鴈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為多無一人不為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鴈雙鳧也乘之為數其訓不一有訓為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為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乘辯見淮南列女傳仁

智傳曰夫雖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

訓為二也有訓為一者方言曰絺絜僕介特也楚曰僕

晉曰絺秦曰絜物無耦曰特瓘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

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鴈曰乘廣雅曰乘壹弋也

弋古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

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為一也乘鴈隻鳧即方言所謂飛

鳥曰隻鴈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為四而不知其

又訓為一故以乘鴈為四鴈後人又改隻鳧為雙鳧以

配四鴈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

四鴈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頤頤

蔡澤頤頤折頤師古曰頤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頤一作
頤蕭該音義作頤韋昭曰曲上曰頤該案字林曰頤狹
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頤者正字作頤
者俗字作頤者譌字也注內頤字同玉篇頤音欽曲頤也廣韻
及殷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竝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
古曰噤吟頤頤之貌其字正作頤故知此頤字為頤字
之譌玉篇廣韻頤字皆無欽音集韻頤祛音切曲頤也或作頤此即惑於俗本漢書而誤文選作
頤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頤皆頤之俗字

淳滄雲

解難泰山之高不嶮嶮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歎烝師古
曰淳盛也各本淳下衍滄字今刪滄雲氣兒念孫案淳滄雲與散
歎烝對文則淳當訓為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淳作也郭注
曰淳然興作貌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
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淳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
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貌

獲

獲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矣斲服虔曰獲古之善塗
墜者也施廣頤大袖以仰塗而頤袖不汚有小飛泥誤
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

古曰墜則今之仰泥也。獲技拭也。故謂塗者為獲人。獲

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辯見下。念孫案。獲當作

幘。說文。幘。玉篇。廣韻。同。墀地。說文。墀。涂地也。涂與塗同。故服注。訓為塗。墜。已

巾。攔之。此即師古所謂技拭。從巾。慶聲。慶。籀文。婚字。今本慶。譌作慶。讀若水溫

難也。玉篇。奴旦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

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墀。墜。幘。塗也。今本

亦譌。幘字。曹憲音。奴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富者聖幘

壁飾。今本幘。譌作憂。莊子。徐無鬼篇。郢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人。漢書音義。作幘人。今本幘。譌作憂。服

虔云。此下引服注。與今本同。幘音溫。難。今本脫難字。近時盧氏紹

謬。韋昭乃回反。以上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幘。從巾。慶

聲。非從憂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慶籀文。婚

字。故幘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幘字。亦從慶聲。而

讀若閱。是其例也。許服竝讀。幘為溫。難與乃昆之音相

近。韋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

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幘字

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憂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幘

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憂。少見慶。故漢書說

文。廣雅之幘字。遂譌為憂。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

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

音尙未譌也不知漢書懺字何時又譌而爲獲後人不
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獲字之音則誤之
又誤矣案說文獲獲獐也從犬夔聲女交切玉篇獲與
獐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懺字訓爲塗
墜者截然兩字今服讀若溫羸而訓爲塗墜顏音乃回
反而訓爲拔拭明是懺字非獲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
音乎且獲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
篇廣韻獲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獲奴
回切古之善塗墜者下平聲六豪夔奴刀切說文貪獸
也或作獲一曰獲善塗墜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

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懺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
漢書懺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獲爲懺以正其字
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
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
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
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

知讀如字

宋祁曰司

元四之一三
馬溫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知
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祕注亦云五行傳曰哲知也
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爲知不
當改爲哲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弟十三

